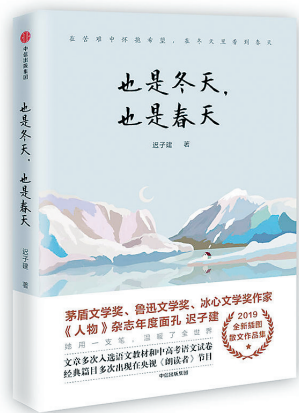


# 真善美是电影发展的精神文化标准

## 生命里的温暖叙说

评迟子建《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是冬天，也是春天



□刘小兵

从小我就知道，跌倒了得爬起来继续走，所以不怕坎坷。再加上那里长达半年的冬天，冷风刺骨，你抵御大自然寒流的能力也强了，抵御人生寒流的能力自然也强了。《也是冬天，也是春天》（中信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是著名作家迟子建在散文领域沉淀十年后的爆发之作，作者从温暖、心怀赤诚地去书写人性与世界的真美，透过字里行间，让人在苦难中怀抱希望，在冬天里看到春天。

全书共分五章，所选篇目既有《雪山的长夜》《我的世界下雪了》《灯祭》等人们熟知的名篇，也有《好时光悄悄溜走》《必要的丧失》《论谦卑》等意味深长的散文。书中，迟子建以温润的文笔，细心串联起生活中的颗颗珍珠，以饱含深情的笔墨，缅怀岁月里的真情，重温亲情爱情的珍贵与甜蜜。寒冬腊月灵忆父，她在彻骨的寒风里追忆父亲的音容笑貌。父亲的勇敢、正直、善良、敬业，曾经那么深刻地影响着迟子建的人生修为。而今，斯人已逝，迟子建在痛彻心扉之际，终于学会了坚强。在她眼里，生老病死是人生中的常态，唯有好好活着，才能体会到心灵的博大和静美。正是这种超然的心境，让她在这场变故中豁然顿悟：死亡是分裂家庭的杀手，同时也是团聚家庭的因子。面对亲人的离去，我们懂得了生命的美好和脆弱，懂得了怀念，懂得了珍惜每一个日子，懂得了孝敬还健在的老人。而她与爱人在雪地里手牵手共同穿越堤坝的一幕，暖心的背后，是对挚爱亲人刻骨的怀念。那漫天的雪花，皑皑的雪原，澄澈动人中映照出两人相依相恋的纯真爱情。品读着这些真性情的文字，在不知不觉中，你会被迟子建的温婉故事所打动。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品读《也是冬天，也是春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乐观而睿智的迟子建。在她的笔端，不仅涌动着冬之凛冽，更洋溢着春之明媚。一次冬夜失眠，推窗远望，美丽的星光下，圣洁的雪山迸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样的夜景让迟子建怦然心动。她时而沉浸于雪山的孤寂之美中，被它的温存可爱所陶醉，时而又惊叹于它的壮丽，被它非凡的气势和独特的美所征服。特别是黎明前看到的那颗明亮的启明星，更是照亮了迟子建的心头，使得历经生活沧桑的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满怀希冀地写下：这颗启明星是上帝摆在我们头顶的黑夜尽头的最后一盏灯。即使它最后熄灭了，也是熄灭在光明中。

迟子建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作家。在《也是冬天，也是春天》里，她不仅记录世俗生活中的点滴温馨，还善于从芸芸众生的生存境遇里发现生活的意义。在她看来，众生平等，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应得到尊重。在为人上，她反对无原则的谦卑，主张同龄者之间更多的应该是坦诚相对地嬉笑怒骂，在处事上，她极力倡导一个人无论富贵还是贫困，都应该对这个世界心怀感恩。感恩滋养我们的苍天厚土，感恩抚育我们的父母亲人，甚至感恩生活中的种种磨难。迟子建认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必然能享受生活从容和恬淡，正如她在书中所言：当一个人能够对万事万物学会感恩，你会发现除了风雨后的彩虹，拥有一轮明月入睡的河流，那在垃圾堆旁傲然绽放的花朵和在瓦砾中顽强生长的碧草，也是美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说：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迟子建秉持着同样美好的初心，在历经生活的坎坷和波折后，坦然面对人生中的寒冬，用自己宽厚的胸怀，笑迎生命中的春天。品味她那些生命里的温暖叙说，欣欣然间，心头已悠然绽放出一朵莲花。

### 文坛观察

□周思明

中国电影就像一面镜子，可以看到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看到时代的变迁，看到每一个中国电影人的青春记忆。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一代又一代电影人的努力下，中国电影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向世界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内涵。

真善美是中国电影发展的精神文化标准，它可以使受众向上、向善、向前，是能够带给我们推动力量，能够满足大众的正义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关键要素。在百余年中国电影史上，出现了很多体现真善美力量的优秀电影，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贯穿于中国电影发展始终的一条挣不断的红线。《春蚕》《渔光曲》《青春之歌》《烈火中永生》《创业》《芙蓉镇》《喜盈门》《人到中年》《大决战》《建国大业》《凤凰琴》《生死抉择》《惊涛骇浪》这些国产影片，或凄美悲壮，或曲折幽婉，或慷慨激昂，或粗犷张扬，或柔情似水，或意味深长，它们千姿百态，各具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对电影艺术的精益求精，

对人心体察的细致深入，对世相描绘的生动传神，进而凸显出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透视，对精神的追索，对灵魂的展示。

一部中国电影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百年思想史。当然，电影中的思想，既非抽象概念的逻辑演绎，亦非脱离作品的口号和标签，而是创作者按照美学的、历史的、艺术的、人民的标准，以具体可感的电影艺术形象，展示给世人的一种文化内涵。它不仅是电影充满蓬勃生机的内在动力，而且是判断和衡量电影作品优劣高下的重要尺度。可以说，没有按照真善美的标准创作的电影，不可能具有感人的精神力量，也不可能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应该看到，目前中国电影创作仍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一些电影创作者满足于闭门造车，只凭主观臆想去编造电影；一些编导艺术功底不扎实，缺乏艺术想象力和艺术概括力，不少电影作品价值标准不清晰，编导们满足于复制、翻拍，缺乏原创的能力和诚意。看似红红火火热闹异常的电影市场，内容轻

浮、娱乐至上等风气依然存在。在一些创作者心目中，笑果是吸引眼球的制胜法宝，放松是电影的尚方宝剑，噱头是抵达市场的最佳通道，刺激是提升票房的不二法门。而把有一定难度、体现真善美要素的电影创作视为畏途，有意无意地置后乃至放弃。事实上，一部电影成功的背后，一定有真善美力量的支撑。真善美的创作标准，是电影能够走得更远的思想艺术保证。

电影创作与其他门类的艺术创作一样，离不开美学的、历史的、典型化的原则，离不开真善美的创作标准。文艺工作者要运用美学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标准，创作和评判文艺作品，创作生产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这些论断，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优秀作品，这一当代电影人面临的重大问题，无疑也是创作无愧于时代和人民重托的电影精品的重要依据和根本遵循。历史上的经典电影和精品昭示我们，电影的价值不能满足于

供人消遣，而应该具有人性批判与灵魂净化的功能，具有向下汲取生活艺术营养、向上提升精神境界的正能量，应在传达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精神上有独特新颖、深刻精彩的表现。因此，电影人要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学习中外电影大师和电影经典的宝贵经验，对不良现象横眉冷对，金刚怒目，对需要帮助的弱者要拥有悲悯情怀，对真善美的事物不懈地追求。

真善美是考量电影作品质量优劣与高低的根本标准，自然也是电影创作的根本遵循。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是中国电影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与当前任务。电影一定要反映人民的心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现实主义精神是电影的灵魂，没有生活实感、凌空蹈虚的电影，不可能有感人的力量。以三俗取悦大众的电影作品，市场再热，票房再高，也不能成为拥有长久生命力的好作品。唯有以精湛的艺术形式讲述生动的百姓故事、回答时代社会关切问题的电影，才能受到最广大受众的欢迎，从而实现电影价值的最大化。

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是中国电影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与当前任务。电影一定要反映人民的心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

## 解密心中那片海

### 读麦家《人生海海》



观、自信、勇敢、热爱。人生海海，没有更好的选择，只有与之握手言和。而所谓的英雄，不过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还依然深深地热爱它。

□王新芳

人生海海，与酒干倘卖无一样，都是流传甚广的闽南方言。与后者的感人情调不同，人生海海更为包容，它形容人生像大海一样起落浮沉，生命中的千百种滋味尽在其中。作家麦家连载8年，推出新作《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与之前《解密》《暗算》《风声》等作品不同，这部长篇小说脱离了以往的谍战题材，作者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自己的故乡浙江富阳，用粗犷的线条还原了童年所处的环境，勾勒出儿时与父辈相处的点滴。

相对于麦家之前的谍战小说，《人生海海》的故事走向要明确的多，但这并不是说情节不够曲折离奇。书中讲述了一个浑身是谜的主人公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一生，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小说塑造了一位古怪的人物——上校：他当过上校，屡立战功，却败给一个秘密，屈辱了半辈子；他医术高超，走南闯北，救人无数；他是位英雄，却偏偏被误会、冤枉。命运对他残酷的，但他仍顽强地活着。

麦家的构思独特精巧，在一个

最不可描述之处，解密复杂的人性。故事情节曲折跌宕，把读者一步步引向神秘深谷。如同猜灯谜，一个个谜面被提出，随着情节的推进，一个个谜底又被揭示。爷爷和父亲对上校截然相反的态度，老保长对上校莫名其妙的仗义，上校在战场上成为英雄，为什么回村当了农民，父亲晚年为什么让我还小瞎子一双手，一个个谜团接连不断地引起读者的好奇，直到看到完全书，所有问题才水落石出。

故事跨越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等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人生的沉浮中，每个人的心

中也生出一片海。爷爷讲了一生大道理，却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上校，遭到全村人的鄙视和唾弃，而上校却选择了原谅；小瞎子给我全家造成了巨大伤害，父亲却一直供养着他，让他不至于挨饿受冻，还要找名医为他治好一双手。林阿姨恨上校，不娶自己，告状毁了他一生，晚年却精心照顾他，并随他而去。人性复杂，最高尚的是和命运、自我、他人达成和解。宽容是一剂最好的良药，时间则是最好的调解师。

无论是命运、生活、爱情都不会一帆风顺。认识自己，认清生活，悲天悯人的时候也不放弃乐

## 用现实构建幻想

### 评汤素兰《犇向绿心》



的写字台上，与母子俩朝夕相伴。相传外公爷爷的爷爷养了一头黄牛，它任劳任怨地耕田犁地，干了一辈子农活，黄牛死后，不忍相忘的祖辈花费极大心血将黄牛之骨雕刻成黄牛塑像，与它生前的模样毫无二致。事实上，这骨雕之牛承载着一生勤劳耕作的黄牛的魂魄，于

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惊蛰之夜，奇迹出现了，蛰伏多年的骨雕黄牛苏醒了。黄牛被带回云岭故乡，大展神威，耕田犁地，使荒芜衰败的村落重新繁荣起来。与此同时，在神牛的帮助和田森等人的努力下，老师们的停车问题也得到解决，百草园不仅得以保留，而且锦上添花，种上了来自云岭的秧苗，孩子们在这里学习了与稻谷相关的知识。

故事最感人之处无疑为惊蛰之夜骨雕黄牛的苏醒，以及黄牛的归乡。奇迹的发生源自黄牛对土地根深蒂固的眷恋、对故人难以割舍的眷恋，是对云岭故土的深情召唤的呼应：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正所谓情到深处自然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骨雕之牛在惊蛰时令猛然苏醒，是人们内心深处最强烈愿望的满足。那无边的怀念之情深埋心中，平时不显山露水，一旦念成真，将释放出难以想象的洪荒之力，创造人间奇迹。

现实生活和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是童话叙事历久弥新的根本保证。童话作家乔治·麦克唐纳这样论及童话奇境：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国度，但这个国度必须与更广大的、真实的世界的道德和伦理法则相契合。在漫长的岁月中，童话故事不仅映照出人类内心世界的无意识活动，而且映照出民族文化的时空背景，映照出时代的风貌与变迁。值得注意的是，童话幻想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往往受到人们的忽略，使童话被误认为纯粹的包含神奇因素的幻想故事。事实上，童话具有积极的建构性社会功能，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

《犇向绿心》构建了童话幻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重要联系，致力于将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最美好的东西结合起来，揭示了童话故事具有的微妙和包容：既保持童年的纯真和纯洁，又借助幻想超越童年的局限，进入更广阔、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去获取有益的人生体验，去认知现实世界的本质。

□舒伟

在历经12年的构思和酝酿之后，作家汤素兰让一颗深埋心底的种子绽放出烂漫的花蕾，这就是她最新奉献给少儿读者的童话故事《犇向绿心》（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这部作品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尤其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赖以生存繁衍的农耕文化，涉及乡村土地的耕耘、稼穡农作，以及华夏祖先历经千百年生活和生产实践所创立的24节气。与此同时，作品通过少年主人公的眼光直面社会发展转型期出现的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作者采用亦真亦幻的童话故事讲述了几个情系苍生的传奇故事，实现了别具童趣和审美价值的中国童话书写。

《犇向绿心》讲述少年田犇与一头过世黄牛的奇缘，以及由此引发的传奇故事。小区和小学关联着男孩的家庭和校园生活，而与生活在云岭乡村的外婆的联系，则联结

起男孩视野中的城市与乡村，呈现了城乡面临的变革和问题，更拓展了男孩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空间。就男孩所见，城区中被称为城市绿心的小山包正在被挖掘机和推土机吞掉，以便修建商业大楼。学校被师生称为百草园的绿地也将被改为停车场，以解决教职工停车难的问题。在远方的云岭村，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能够种田的人越来越少，日子一长，梯田也都荒芜了。年过七十的外婆身子骨还算结实，一定要守在村里，陪伴长眠于山上的外公。然而挖土掘地的体力活已经让外婆力不胜任了。故事的前因后果，通过少年主人公的自述娓娓道来，自然亲切，自如翔实，贴近当下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同时又引导他们进入平常不熟悉的乡村生活。

作为童话故事，重要的改变来自母亲家族珍藏的骨雕黄牛摆件。这是男孩外公祖上代代相传的一件宝贝，如今就卧在主人公家中书房

## 一生所爱，山河故人

### 读韩浩月《世间的陀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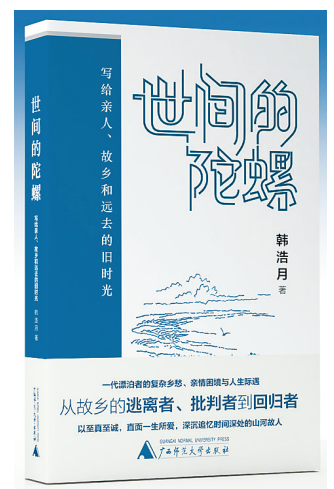
□刘敬

《世间的陀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是专栏作家韩浩月的最新散文集。作者在书中讲述了故乡故人故事，情绪涌动又克制、隐忍。笔者与作家同龄，且经历相仿，脾性相若，从一个家乡的逃离者到批判者，终至成为一个回归者，其间的笑与泪，哀与愁，痛与忧，皆可谓感同身受，犹似作家在不知不觉中也为我的故乡和亲人立了一个小传。

读这本书，是需要一些勇气的。若想一口气读完，则更需有忍痛揭疤、伤口创痕的坚定与果敢。因为，作家笔下那个在年轻时离开故乡，却又无法找回出发原点的陀螺，仿佛就是你，就是我，而不仅仅是作家的自画像。人到中

年，更是脑壳沉重，身体肥硕，且全部的责任与理想，就是保持身体的平衡，不要跌倒，因为只要跌倒一次，就有可能没法再站起来了。

如果说，作为时评人，韩浩月每每嬉笑怒骂，皆见胆识，旁征博引，学问尽显，那么，这本非虚构散文集，则真情灌注，于冰底流水，将澎湃汹涌隐逸于字里行间，把矛盾冲突消解于理性思索。在书中，我们看到了乡村曾经的困穷、闭塞与苦难，那些让人不喜欢的死板、固执与呆滞，恰恰是当初我们选择逃离的理由。但古老的乡村同样也有让人喜欢的人情、道理与规则。敢于直面亦愿意坚守的四叔像美玉一样温润善良，身上仿佛总有一圈无形的和煦光芒，让人不自觉感到亲近，似乎也唯有他这枚笨拙的陀螺，能真诚



又郑重地说出，如果我们整个大家族，每一个人都能活得好好的，我哪怕死也没关系，这如闪电般照亮作家童年世界的肺腑之言。而又有

多少父老乡亲，能像三叔一样，心甘情愿地守在偏僻的村庄？经过二十年岁月的洗礼，作者终于了悟，三叔守住的是一份他自认为珍贵的情感，还有他觉得温暖的情境。可是，那一份源自内心的对故土田园的热爱与焦灼，疼痛与不舍，愤怒与挣扎，岂是言两语即可道尽的。

作者由衷慨叹：对许多人来说，乡村是一枚烧红了烙铁，在一具具鲜活的生命上，盖下深深的烙印。无论过了多久，这个烙印依然会隐隐作痛，哪怕后来进入城市，拥有了所谓的风光生活，这些人身上的悲剧烙印，也不会轻易褪去、轻易愈合。所谓英雄不问出处，但当功成名就之时，又有多少人不是极力回避过往呢？作者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写悲伤、苦难，甚至写无助之痛、悔愧之心，

都是理性的、冷静的、克制的，除了大胆的诘问，更有深刻的反思，让人看到苦难之上盛开的希望之花。

故乡是一杯烈酒，不能一饮而尽。韩浩月坦言，想通过文字来梳理与亲人之间的关系，厘清与故乡之间的距离，并尝试在亲人与故乡之间，重建一种更持久的联系。作家深情款款，从时间深处打捞起记忆的星辰，叙写往事，刻画乡村，描摹至亲，通过简洁、朴素而又细腻的笔触，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故乡大埠子几十年来的沧桑变迁，父母乡邻的悲欢愁怨与多舛命运，以及自己从青涩走出到带泪回归，其间的心灵成长历程。正如作家在《自序》中所言，一枚陀螺的勇猛，源自它所经历的疼痛；同样，它的释然，也来自对过往深切的理解和深情的拥抱。